

粉墨

FEN MO

张天翼

著

那些关于亲人和故乡的回忆，
是环绕着荆棘的果实，
是我的珍宝，也令我痛苦。
只有把它们讲出来，
敷粉着墨地画在纸上，
我才感到我驯服了它们，
达成和解，获得平静。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粉墨

FEN MO

张天翼 —————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粉墨 / 张天翼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8.4
ISBN 978-7-5302-1797-9

I. ①粉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5435 号

粉墨

FENMO

张天翼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2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97-9
定 价 39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自序

钻石与铁锈

这是多年前的事了：我从学校放暑假回来，跟姥姥一屋睡。半夜，我忽然被腿抽筋的疼痛弄醒了，怎么转动脚踝、扬起脚尖对抗，也不管用，在床上辗转，软弱得呻吟出了哭声。另一张床的姥姥也醒了，在黑暗里问我，怎么啦？我说，腿抽筋了，疼。我听到她翻身下地的声音，两只小脚蹒跚走过房间里的空地，到我床边坐下，两只大手把我的小腿放在她大腿上，一下一下揉动。她多年干活，手心皮肤很粗糙，手劲也很大。我不记得她给我揉了多久，只记得疼痛逐渐缓解，像肉里绷紧的一根弦松弛下来。后来我说，姥姥，我好啦，你睡吧。在因失而复得而格外甜美的平静睡意里，我朦胧听着，姥姥一对小脚笃笃地回她床上去了。

数年后一个夏天，我在北京，某个夜里，因腿抽筋而醒来，蜷缩身体，双手握住疼痛的肢体，想起姥姥，想起那双曾在此处有力按摩的大手已经变为灰烬，猛然泪如泉涌，抬手捂住脸，呜

呜地哭起来。

姥姥是我失去的第一个挚爱的人——即使到现在，我在文档里打出这行字时，眼泪仍会热热地涌上来。在她刚死去那几个月，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对待身体中多出的、这个肿瘤一样的痛苦。后来，我选择把它写下来，就像一次剖肚开肠的手术。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个月，写完最后一段时，我站起身来，退后几步，盯着电脑屏幕上这篇名为《从透明到灰烬》的长文，清醒地感觉到，它被咒语一样的字固定在虚拟的白纸上，终于失去了随时令我哭出声的魔力。

我在心里说，姥姥，我好啦，你去吧。

对很多幸运儿来说，故乡与亲人的记忆是永远暖热、永不枯竭的温泉，随时可以浸入其中洗去离人心中秋。我不算幸运儿中的一个。姥姥逝世后几年间，母亲这边的家族成员为房产几乎彻底分裂，爷爷也过世了，维系后辈的纽带断了一半，父亲那边的家族成员彼此冷淡到吃一顿饭都很勉强。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，我回到天津家中，只去见了二姨和奶奶，就再没看到其余亲人，没年可拜了。还有我的姐姐们，童年时我们一群小辈都在姥姥家长大，像不同年份种下的一些小树，高矮粗细参差，老宅里像有一群会跑的、郁郁葱葱的林子。跟别的姊妹们一样，我们也有无话不谈、见到对方辄异常欢喜的年代。然而现在人事皆非，我与有的姐姐已经三四年不通消息了。

散文是一种自我展示，近乎真人秀，是把私人事和私人史薄薄切一块，放在盖玻片和载玻片之间观看。这本书中的散文都是

在写人，以物为主题的文章实则也还是在写人。我在努力学习认识自己，从讲述中找到和解，获得平静的力量，获得转过身、抬起头，直视它们的勇气，也尝试做“我”的观察者，以这一个平凡青年的生活、热情与爱恨做标本，试图让读到此处的人能认领到一点点的自己。

琼·贝兹在她著名的《钻石与铁锈》中唱道：“我们都知道回忆能带来什么，它既给了钻石闪闪，也给了铁锈斑斑。”这本书即是我擦拭钻石上锈迹的过程。

写这篇序的一天，我和小薛正在找新住处，因为眼下租的房子的房东要回来住了——小薛是我先生，在序文之后的正篇里，他将不止一次作为配角出现——此是我在北京第四次搬家，每次都都不是最后一次。在这个早春的黄昏，我们去看房子，天空里的光色像一种叫“光谱”的藤本月季，那种花在开放的不同时期，会呈现出从橙黄到粉红，以及之间渐变的多种微妙色彩，我们一边欣赏天色，一边对照手机导航，慢悠悠骑行在九十年代建造的老居民楼之间，左顾右盼，每个窗户的铁栅栏框子里都颇有内容，有的晾着成捆的葱，成辫子的蒜，有个窗格里斜插着一副拐杖，有的铁条上挂着婴儿的围嘴、连体衣、小得像一对大扁豆的袜子。每扇窗户都像一篇小说的开头。

每扇窗后面都有一卷悲欢，一番生老病死。

这本《粉墨》，就是属于我的那扇窗户。

现在，我亲爱的读者，我为你把它轻轻推开。

来！你瞧那屋里的幢幢人影，走动的人，含笑倚坐的人，威

然蹲在房间角落的人，围坐在桌边啜饮谈笑的人，他们是我的亲人——姥姥，父母，舅舅，姨妈和姨夫们，表姐与表哥们，我的丈夫……那些已去世的人身体是透明的，有的透明得像藕粉，有的像保鲜膜，生者走动时穿过他们的身体，仿佛穿过凉丝丝的树荫。还有那个站在带镜子的大衣柜旁，嘴唇紧闭的小孩，她便是我。

当她牵着你的手走进堆积各种杂物的客厅，她还是个伶仃儿童，等你跟她走进书房，她就变成笑容羞涩、言谈谨慎的青年了。推开一扇门，后面还有一扇门，房间之侧犹有房间，每个房间里都有不同的声音和气味，地铁驶过的隆隆声，众人吸着吃炸酱面的呼噜声，弥留之际的人身上的陈油气，冬日蜂窝煤炉子散发的火焰的干燥气息，黑夜里海水的呼号与咸腥……

她将为你讲述它们的故事。

张天翼

2018.2.28

目录

Contents

自序 钻石与铁锈

第一辑 地下的铁

租 客 / 2

过冬·煤与炉 / 50

地下的铁 / 60

自行车 / 77

粉 墨 / 88

在果壳中 / 111

第二辑 十二座迷雾山

啤酒、狂欢和吻 / 126

台风之夜 / 157

第三辑 如死之强，如海之深

姐 姐 / 196

等待一场暴雨，或死亡 / 225

从透明到灰烬 / 242

第一辑

地下的铁

租 客

1

我是“租二代”，做租房客的生涯从降生便开始了。身为城市贫民，爸妈一直租房住，搬来搬去，一共搬了七处。官不修衙，客不修栈。这句话我小时一直听父亲和母亲互相告诫，在他和她忍不住想做点什么改变的时候。到我上高中时，他们才攒够钱在近郊买了房，搬了第八次。可惜我读的高中是寄宿制，因此始终无法与那间房子建立起太深厚的感情。

前面五间屋，我住的时候年纪小，现在印象都不深了。只记得第四间房子临街，门口就是垃圾箱，整条街的人都到这里来倾倒瓜皮、粪便，天长日久地臭气熏天。七处房子，最后两间记得最清楚。倒数第二间，位于一幢极老的筒子楼，把一条漫长幽暗的长廊走尽，就到家了。公用一个厨房，两个厕所。厕所在走廊的另一头，我和爸妈要上厕所，要步行将近三分钟时间。每个厕所只有一个坑能用，另外一个大概从建国那年就堵塞了，因为在

堵塞的坑位上堆积了大量住户们的废物，其中有一只搪瓷杯，上面印着“平津战役纪念”。

我傻头傻脑地把对“家”的热爱和归属感献给了这一间屋子，每天放学后疯狂踩自行车，想要回到它身边。老师教唱《可爱的家》，我心里出现的都是它的身影。

我的家庭真可爱，
美丽清洁又安详。
虽然没有好花园，
月季凤仙常飘香。
虽然没有大厅堂，
冬天温暖夏天凉。
可爱的家庭呀！
我不能离开你，
你的恩惠比天长。

日后得知，父母对那间房子的印象并不算好。母亲的幽怨来自厨房。每家都在公用厨房里搁一只小橱子，用来放烹调用具、油盐酱醋。母亲曾在洋货商店买过一瓶很贵很贵的西班牙橄榄油，舍不得炒菜用，只有时用来煎几个荷包蛋给我们吃，或者蘸着大豆油炸带鱼。在那期间全家到外地去探亲戚，离开了一个星期，走的时候橄榄油还有大半瓶，回来之后发现只剩一个底子了。父亲的愤愤来源于他的宝贝书，楼道里有每户的公用杂物区，他把

几箱书放在楼道中，不久就丢失了一箱，邻居主动跑来讪笑着说，以为那是废品，卖给收废纸的了。还有更要命的，夏天某次闹腹泻，由于厕所太远，他狼狈地损失了一条裤子……

排行倒数第一的那间屋子，就更糟糕了。我现在还不明白，当年造那一片建筑的人，是怎样设想住户生活的？院子里一片房子都盖成二层小楼，木楼梯又黑又窄，楼道灯泡永远是坏的（有时父亲会买一个，拧上，但三天之内就会被别人拧掉，拿回自己家去用）。一座楼里住四户人家，共用一个厕所。公厕利用的是一楼的楼梯间，呈三角形，里面仅容得下一个蹲坑，一个供人丢手纸用的竹筐。顶子非常低，需要弯腰进弯腰出。

我们租用的屋子还是位于楼道尽头，一共三间，串成一系列像一支糖葫芦。三间屋加起来小于四十平米。紧里面的屋子其实是房主自己盖的违章建筑，只摆得开一个衣柜一张双人床。我和姥姥睡在那儿。中间房间房顶倒是极高，卡掉了上半截，盖出一层阁楼，空间恰能容纳两人。

父亲跟母亲睡阁楼。每晚用竹梯子，咯吱咯吱爬上去睡觉。不过，夜里再咯吱咯吱地爬下来上厕所，就太费事了，折腾一回半天睡不着。他们在阁楼上放了一只搪瓷尿盆。早晨，一个人先下地，站在梯子口等着，另一个把盛着液体的容器小心翼翼递下来。

有一回，尿盆在传递途中失手了，在半空造出一条柠檬黄的瀑布。我记得那整整一天父亲都没说话。随后三天，母亲把地面刷了五六遍。

我也偶有做错事的时候。楼下另一户人家，是个离婚妈妈带着上中学的儿子，曾找到我母亲，说，大姐，让你家闺女每次……来那个什么的时候，把带血的那一面儿朝下，或者用手纸包起来，再扔进筐里。您瞧，我儿子都上初三了，让他看见那玩意……不好。

母亲转述给我的时候，我只觉得脸颊火烫，对发育中的身体和世界都陡生恨意。第二天下午，楼上的男孩儿搬了藤椅坐在天井里看武侠小说，我推门偷看了好几回，始终不好意思出门、从他面前走过去。

那只装手纸的竹筐非常巨大，能藏住一个小孩儿，要填满它需要楼上楼下的居民齐心合力一个月时间——假如没人闹肚子这话。

到了一个月的关口，筐子开始变得像电影院卖的筒状爆米花，白花花地堆出圆锥形的尖儿来。如果再过一个星期还没人理会，筐子脚下就会积起白色的波浪，又像英雄纪念塔下摆放的表达哀悼的花朵。这时蹲在它面前的人都有点小心翼翼，因为那高过头顶的尖端会给人要流淌、倒塌下来的错觉。

总会有人再也忍受不了，把筐子拽出去倒空。大家进门一看，啊，筐子已经变回虚怀若谷的模样了，幸甚至哉！于是蹲下来默默感激那位忍受限度较低的人，也带着幸灾乐祸的笑意，庆幸那人不是自己。

自打我们搬到这里，最先忍受不了的总是母亲。

后来她很豁达地把这当成了自己的责任，不等到“上尖儿”就拖出去清掉。有时带双面胶条的卫生巾粘在筐底上，磕不掉，

她就跑回家拿火钩子。

她还下决心每天去洗公厕。先提着水桶，把兑着消毒液的清水往地面一泼，给自己开路，再屏气躬身冲进去，用鬃刷一通狠刷。她早晨刷一遍，好让全家人都去上厕所。晚上下班回来再刷一遍。然而厕所变脏的速度却出奇地快，有时没半天就满是尿骚味，臭成了辣的，一拉开门就蜇眼睛。后来发现，住在楼上的男人，每次小便都是站在厕所的台阶外就掏家伙，往里面投出自己的抛物线。他又经常喝了酒夜归，醺醺之际，射术自然没那么准，甘霖也就把整个地面（墙壁应该也躲不掉）滋润了。

其实他知道住在一楼的人家每天洗厕所，但始终坚持自己园丁浇花似的方式。这就不仅仅是缺乏公共责任感的问题，而是全无公德，胡作非为了。

某次母亲恰巧发现了那男人的“远程射击”。想说他两句，又拉不下脸说。恨得咬碎银牙，砸了一只饭碗。又有某次，那男人的岳母来访，走进楼道里，也恰巧撞上这一幕。母亲得知，像报了什么仇似的，喃喃道，这下好了，让他家人也见识见识……父亲在一旁说，你以为他家人不知道他是这种人？

……至于有时坑里留着一条壮硕如铁棍山药的屎橛，就不知是谁留下来的了。

母亲生有洁癖，把地皮看得跟自己头皮一样紧要——常有来访的阿姨们感叹，我家地面比她家桌面还干净。然而几十年与人杂居，居所不是傍着鲍鱼之肆，便是伙着齷齪之徒。好比是苏合遇了蜣螂，躲开死尸，又撞着臭鲞。她那爱干净的脾性、闲不住

的双手，全都教那起齷齪人消受了去。拿李渔《无声戏》里的话说，老天原是要想法子磨灭好妇人。她直至五十岁开外，才住上能由自己掌控的净室，也算是造化弄人。因此，到我出去租房的时候，她还能叮咛我“多做公共卫生”，殊为不易。毕生受累，其犹未悔，匹妇不可夺其志，即此谓也。

对母亲来说，那间屋子与地狱庶几相似。我们不得已跟一些无法沟通的人发生过于紧密的关系，不得已容纳他们参与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也得参与他们的生活。就像萨特的《禁闭》里描述的那种情景，三个人挤在一起，就是地狱。他人即地狱。

2

我自己第一次租用的房间，是大学宿舍。

每个神志清醒的人都会认为：住宿舍唯一的好处是磨炼意志。青春特有一种天真残忍的利己主义，并且不娴于隐藏。入学几个月后，几乎每个人都在自己床位周围拉起帘子，帐门垂落，紧闭，用几只小夹子夹起来，算是建立起了一块隐私空间。但一块帘子不是魔术师的斗篷，它不能把任何一件东西变没。

每天睁开眼之后，你需要忍耐九十九回。

第一回要忍耐六点起床到操场跑步减肥的室友。她的闹钟奏响，她激昂地下床上厕所、洗漱，开门关门，在清晨的静谧中，她期望减掉的体重在地上弹出深远的回响，犹如跺着脚走。第二

回，从上铺爬下来时，踩到室友搭在铁梯杆上的袜子，脚底一滑，出溜到地上，差点崴了脚。第三回，脚伸进鞋里，又闪电似的缩回来。鞋里有碎瓜子壳，像恶人撒进去的小图钉——对面床的人，昨晚一边躺着吃瓜子花生看书一边表演天女散花，地面铺了薄薄一层地毯（很多人认为公共地面本来就是纸篓的延续）。第四回，更衣既毕，你打算一边吃昨晚剩的饼干一边去上课，发现书桌上堆着另一位室友的塑料晾衣圈，一圈滴沥当啷的内裤，旧内裤裆部发黄，保留着风干时的形状，僵硬笔挺如短棍，这件花环般的物事，恰巧搭在你打开的饼干盒上——当然，她是不小心随手放在那里的。

……到了第九十七回，时间差不多十点半，你选修的课明天要考试，想稍早点睡。这时看电视里偶像剧的人正看到好处，舍不得关。有来跟室友串老乡的，两人在床帐里用外语一样的方言说笑，说得入港，舍不得走。你咳嗽一声，厚起脸皮说，哎我今天想早睡……他们一个抄起遥控器一个探出头来，我们轻点儿！轻点儿！那么，总还有别人也嫌吵的吧？——那人戴上了耳机听音乐，耳机因是廉价货，漏音严重，你几乎能听清每一句歌词。抵抗噪音的方法是加入制造噪音的行列。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饭馆总吵得像蛙塘。

第九十八回，你闭着眼睛躺着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总算偶像剧演完，串老乡的人也走了。楼道里雪亮的灯光彻夜不灭，透过窗户在黑地儿上画出白方块。刚才听音乐的那人放下耳机，用被单蒙住自己，冒着窒息的危险，与男友打甜蜜的电话。你也不得不